

HUNXUENÜLANG

Yi Li Sha

印尼女性小说精选

混血女郎伊丽莎

Nh·迪妮 著

孔远志 译

混血女郎伊丽莎

印尼女性小说精选

Nh·迪妮 著

孔远志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混血女郎伊丽莎

印尼女性小说精选

Nh·迪妮 著

孔远志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呵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7.375 印张 插图 2 160 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9000 册

ISBN 7-219-00852-X

I·234 定价: 2.35 元

女人的心

目 录

第一章	回首往事	恋史多曲折·····	(3)
第二章	玩世不恭	嫂子太风流·····	(16)
第三章	难分难离	宵夜依依情·····	(20)
第四章	坟场风波	丈夫叙衷肠·····	(24)
第五章	昔日恋人	原是花柳客·····	(33)
第六章	晴天霹雳	噩耗碎人心·····	(43)
第七章	痛悔失身	烈火铸情魂·····	(56)

第一章 回首往事 恋史多曲折

一天下午，我和西迪交谈着。可是，各自都扭着头，互不相视。

“我们思考问题，应该从实际出发。然而由于我们还没上年纪，常常感情用事，结果我们不得不碰壁。”我说。

“你呢？你也感情用事吗？”他以奚落的语调问。

“怎么不是呢？正因为我过去不能按理智行事，后来陷于困境。在困境中，我终于客观地考虑现实。”

他倏地站起身，仿佛对我的话表示抗议。只见他双眸远眺前面的广场，时而仰望湛蓝的天空。

“你将把你的妻子介绍给我吗？”

他缄默不语。

“我希望你能把她介绍给我。”

西迪仍不作答。他继续站着，望着前面饭堂和后院之间的篱笆。

“实际上，我们之间已不存在什么关系了。”我又说道。

西迪转过头，注视着我。他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之间还是有关系的。”他重又坐下，两眼紧紧盯住我。“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只有我们俩才知道。这样的关系，总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俩生在这个世上，就是要结合在一起。”

他那乌黑的眸珠，那么深邃，咄咄逼人。我暗暗叹息，尽力避开他的目光。

“请理解我的处境吧。”我轻声恳求道。“你肯定是知道我的情况的。我已成家，并且有了孩子。”

我瞥了他一眼，又急忙把眼光转向寥廓的苍穹。刚才从他的眼神里，我已窥到了他心中的一切。啊，我没有勇气正视他的双眸。

作为一位少妇，我不禁扪心自问，究竟什么念头驱使我到这儿与他见面的。两小时前，当他来电话时，我本来可以借故推托，说我有事不能脱身。然而一个奇怪的想法，又突然使我回答他说：“我就来。”虽然我回答的语调迟疑不决，但毕竟答应了。自从见到他后，我就忘不了他那深邃莫测、充满眷恋的目光。

“如今，我们俩又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难道这不是一种可喜的巧合吗？”

“你是这样想的吗？”我反驳道，“我认为，这是一种糟糕的巧合。因为它将毁了我所珍视的家庭生活。唉，你永远也不会懂得宁静的生活对我是多么重要。”

婚后又与先前的情侣相逢，使我忐忑不安。真是欲避不忍，欲见又怯。

“宁静的生活！”他摇摇头说，“能否过宁静的日子，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能给自己创造一种气氛。如果你愿意的话，小问题也可变成大事情。”

“事情并不总是取决于本人，”我迅速辩驳道，“它也取决于别人。假如别人不来干扰，就能保持宁静的生活。”

这时，西迪诧异地望着我。

“真是莫名其妙！”他说。

“你不愿去了解，当然感到莫名其妙。看来你已习惯于大人物的生活。如今你地位显赫，能够颐指气使，可是你忘

了如何去理解别人。”

他瞧着我，目光呆滞。

“也许你说得对。”

他不愿完全承认我是对的。自从他几年前身居要职后，他的谈吐举止便判若两人。

“不过，你的事嘛，与我无关。”我轻声说。“这些日子里，我生活幸福。我有丈夫，有孩子。我们全家团聚时，我便感到有短暂的宁静。当然，我丈夫的工作每时每刻都叫我提心吊胆，国内动荡的形势也使我焦虑不安……今天，你又出现了。难道你只是为我而来吗？”

我们俩沉默了一会。我觉察到，他还在端详着我。我不敢正视他的眼神。

“这么说，我对你还有意义罗？”

我没有作答。

“你的丈夫怎么样？”他问。

“他是战斗机组的。”

“你爱他吗？”

我假装没有听见他的问话。

“他是军人。我知道，在当前的形势下，军队肩负着什么任务。”

“听说，他是位飞行员。”

我望着他，听他说下去。

“我也知道，他过去与我们住在一个城市里。”他补充了一句，便喟然长叹，把身体靠在椅背上。在这无声的间歇，我悄悄地注视他。他的黑发中已有几根银丝，瘦削的脸庞上，两颊的颧骨凸出。我曾经爱过他。蓦地，我发现自己依然爱着他。

他不安地捣着胸前左上方的口袋。

“刚才我一直忍着不吸烟，现在可以吸一支了吧？”

“我们马上就要分手了。”我简短地回答说。

“你还是象从前那样。”西迪微笑着。两排整齐的皓齿，十分可爱。忽然间，我又开始恨他。

他淡淡地微笑着，而我则心情杂乱，百感交集。男人嘛，很快能转忧为喜。我恨他。可是，过去我曾多次恨他，后来却又重新想念他，爱他。

“你看来更加成熟了。”

“我已有两个孩子。我的生活不平坦。这样的生活经历足以使人更加成熟。”

听了我的回答，他脸上继续浮现着笑容。我也感到高兴。我何必独自忧心忡忡，庸人自扰呢？

“你的孩子象你那样可爱吗？”他问。

“孩子的眼睛象他们的爸爸那样动人。”

沉默了片刻后，他站起身来，仰望长空。这时夕阳西下，天际是一片落日的余辉。我猛地想起，他正等着他妻子乘飞机上这个城市来呢。

这时，他又重新坐到我的身边。我们俩默默无言，各自考虑着捉摸不定的问题。他抚摸着搁在椅背上的手臂。我们虽不对视，但他对我的贴近和亲热，使我焦虑不安。一位昔日的情侣，用手触及我的肌肤，立即把我带回到当年甜蜜的热恋中去。我听任他深情地抚摸。刹那间，我又提醒自己，他是有妇之夫，我是有夫之妇，可不能对他的行为听之任之。

“你将把你的妻子介绍给我吗？”我故意冷不丁地问，以掩饰内心的惶恐。此时此刻我再也找不到别的话题了。

西迪没有说话。

“我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好朋友。”

突然，西迪噗嗤一笑。

“怎么啦？”我有些不高兴。

“你忘了，你曾经因友谊，精神上受到折磨。”

我思索了一会儿，回答道：

“我没有受到折磨。正因为我懂得什么叫友谊。我从来没有遗憾过。”

这时，气氛变得有些紧张。

“你知道你丈夫现在在哪儿吗？”他问。

我没有回答，也不必去回答。

“他知道你上这儿来见我吗？”最后他问道。

“我对他无所不谈，毫不隐瞒。”这时，我忽然对我刚才这句话暗暗吃惊。于是，我急忙向他伸出手，准备道别。

“今天下午，你请我喝了咖啡，谢谢。我告辞了。”

西迪没有握我的手。他盯着我，默默无言，目光中蕴含着凄怆和忧郁。

我的丈夫叫维加。我究竟给了他什么呢？我把处女的贞洁和爱情献给了他。我是有夫之妇，但在我脑海中有时还残留着对昔日情侣的爱情。对此，我并不责怪自己为什么不能对丈夫忠贞不渝。我懂得作为一个妻子的义务。我时时刻刻为我的丈夫担惊受怕。每当他出发去执行任务时，他亲吻我，向我告别。我仿佛觉得，这是诀别。他可能会随飞机坠落，葬身火海。每当他向我和孩子们微笑着挥手告别时，我便忧心如焚地扪心自问：他将一去不复返了吗？

在一次童子军举办的飞机模型展览会上，我认识了他。

我和我的小队都尽可能不错过这样的参观机会。自从认识他几周后，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高中毕业后，他就离开了我出生的那个城市，后来就杳无音讯。正如我常常忘记其他朋友的姓名和面容那样，我也忘记了他的名字和模样。

一天晚上，一位朋友拉我去参加一个晚会。实际上我对它不感兴趣，宁可呆在家里看看书、听听收音机。在晚会上，我坐在一个避光的角落里，看着人们跳舞。后来我隐隐约约地发现在跳舞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总是在注视着我。我没有转过头去看他。我觉得，去瞧一个正在与舞伴翩翩起舞的男子，那是不够礼貌的。于是我想找些别的事干。可是心里仍局促不安。最后，我还是转过头，去打量那个男子。原来他又高又瘦，正在向我颌首致意。我便回眸一笑，也向他点了点头。但不知道，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你在这儿？”

我一怔。

“是的。”我局促地答道。

那男子还微笑着瞧着我。

“上学还是已经工作了？”

“嗯，”我正在搜肠索肚，想回忆起这个人。

他噗嗤一笑。他的目光是那么温情、柔和。我暗暗一惊，接着也笑了。可是，心中却捉摸不定。

“你说‘嗯’，究竟是上学还是工作了？”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他坐了下来。我还在思索，究竟在哪儿曾与他见过面？他是谁？

“你妈妈怎么样啊？还在做印染花布的活吗？你姐姐呢？”

我沉默了片刻，答道：

“两年前，母亲已经去世了。”

这时他显得有些吃惊。

“我没能再次看望她老人家，”他喃喃自语。接着，他更仔细、认真地看着我问道：

“姐姐呢？”

“你指哪一个姐姐？”

“在萨拉迪加的那个。她还当童子军辅导员吗？”

“她已经结婚了，不再积极参加童子军的活动了。”

“那么你呢？”

“就象现在这样。”我笑着说。

“你的意思是还常参加童子军的活动？”

我断定，他肯定是从我老家的城镇来的。因为只有老乡才知道我家的事。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只是偶尔参加一些特殊的训练。”

他没再问别的。我转过头，望着那灯火辉煌的舞池。宾客们正成双成对地旋转着，舞兴正浓。忽然间，他站起身来，向我伸出手。我明白他的意思。可是我只是瞧着他，向他摇摇头。

“我更喜欢坐在暗处，看着他们跳舞。”

只见他重又坐下，脸上却无遗憾的神情。他取出一支烟，点燃火柴。

“的确，有时当观众，我们感到更加幸福。”

他吹灭了火柴，独自抽起烟来。

“你还唱歌吗？”

“偶尔在非正式场合唱唱。”

“现在我住在加里查蒂。我们许多同乡在那儿。你认识苏斯、瓦尔迪和昆吗？他们过去也都是威尔古达拉机组的。”

当晚，是他送我回宿舍的。他一直没有提我的名字，我也一次没有问及他的姓名。他使我坠入美好的梦境。他的谈话是那么轻松、流畅。我本人不善于交际，可是我喜欢自由交谈和彬彬有礼的人。

分别时，他久久地握住我的手，象嘱咐孩子似地对我说：

“好好睡觉吧。往后我进城的话，会经常上你这儿来的。”说罢，他猝不及防地吻了一下我的手背。

我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他。

那天夜里，我思索着：是否我爱他呢？我心中已经熄灭的爱情之火，突然间又带着痛苦的回忆，重新开始燃烧起来。我认识许多男子。每当我和他们中的一个握手时，便下意识地注意他的谈吐，并且悄悄地自问：这就是我未来的丈夫吗？当他们的举止、谈吐不合我的心意时，我就作出否定的回答。有时，我对自己这些想法感到好笑。这一切好象成了强制性的癖好似的。可是，当夜我不安地发现，一丝希望突然攫取了我的心。我不再以可笑的方式来思考，也不再作出否定的答复。这一丝希望，使我昔日被迫加以扼杀的爱情之花，重又萌发！

我在家庭中受到的宠爱是十分有限的。我接触父亲的时间不长。母亲又很少面露笑容。家庭生活中缺少亲人间的爱。所存在的只是年幼者对年长者必须有的敬畏。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一天，我哥哥回家度假，我在前厅迎接他，一见面便互相拥抱。母亲见了，粗暴地把我拉开，指责道：

“你们已不是小孩了，还抱在一起！给人瞧见，成啥样子！”

那时我十六岁，哥哥大约二十一岁。我盼着有人关心我，爱我。而真正关怀我、疼爱我的只有那位上了年纪的保姆。她经常给我讲述如花似月的公主和英俊善良的王子的故事。在家门外，我遇到过曲折而又真实的爱。因为我有一个美妙的歌喉，我受到同伴们的青睐。有时，我感到自己能用动人的歌唱来博取他们的爱。可是我生来自卑，优柔寡断，这使我常常望而却步，重又陷入缺乏别人疼爱、只得沉默寡言的境地。

我长大后，遇到了一位我希望成为我心目中的“王子”的青年。他就是西迪，一位面容苍白的吉他演奏者。我们俩经常在城里一个中学生乐团里参加训练。虽然彼此很少攀谈，但我们俩似乎心心相印。倘若数天不见他，我会感到空虚。从空虚转到怀念和眷恋。与他重逢时，我感到格外亲切。他总是对我微笑，我则一语不发，只是腼腆地望着他那对动人的眸珠。

翌年，我的同伴们按各自的志愿去别的城市上大学去了。我没有离开我的家乡。母亲不希望我成为一名女知识分子。于是我孤独一人，生活在沮丧之中。有时，西迪前来看望我。我愈来愈向往他的爱。有的时候，他和别的小伙子一起来。他把一个叫纳尔第的好朋友介绍给我。后来，纳尔第单独前来转达西迪的话或转交他给我的信。过了些日子，纳尔第却完全出自自己的愿望，和我见面。

“达蒂，你可知道，西迪十分爱你。”纳尔第对我说。

“嗯。”

我感到幸福。我心里想，我也爱着西迪。我们俩确实互

相爱慕。

“他还说，你对他有重要的意义。”

“你不嫉妒，是吗？”

“你是他的好朋友，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他苦笑着说。

我们从影院看完电影回到家里，母亲还没入睡。可是前门已经半掩。从屋里隐约传来收音机里正播送着的爪哇哇扬戏。我知道母亲一边打着瞌睡，一边听着广播。

“我明天一早回学校。后天要考试。”

“你选几门课？”

“两门。”他简短地回答道。

“肯定两门都能考得很好。”

“我不知道。你使我不能专心致志。”

我不以为然，因为我不明白他的意思。蓦地，我发现他伸手搂住我的腰，把脸贴近我的面颊。我低下头，眉宇间感受到他的呼吸。

“我不明白你这是干什么。”我说着，一边把他的手推到他的胸前。

“你不知道我也爱着你吗！”他悄声细语地说。

他用手轻抚我的颈项。我抬起头，与他对视。

“你不是真心实意。”我边苦笑边埋怨道。“你是西迪的朋友。你只是想考验考验我。”

“我是个男子。因此，我爱你。”

顿时，一股激情涌上我的心头。我惶恐，一时惊慌失措。我默默地向左右顾盼。夜色中的前厅张着大嘴似的，仿佛在监视着我们俩。他寻找我的嘴唇。我设法避开他。他愈来愈使劲地搂住我，亲吻我的脖子。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你知道我爱着西迪。你也知道，你玷辱了你们间的友谊。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不，如果我也爱上了我朋友所爱的姑娘，难道有什么错吗？达蒂，你应该在我们间作出明确的抉择。如果我以后考试及格，我就会取得比西迪更为优越的地位。我们俩可以要求到别的岛上去。你不是想去加里曼丹吗？”他一边哄着，一边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脸庞。他僵硬的嘴唇强迫我接受他的亲吻。片刻间就憋得我喘不过气来。于是，我使劲地把他推开。

我有点生气了。他确确实实伤了我的心。西迪从来没有这样粗暴地吻过我。他总是那样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可是他也常在我面前说，他为有纳尔第这样的朋友而自豪。他还多次谈起他们俩在同一城市的学习生活。想到这里，我不禁畏缩、踌躇。他们俩亲如手足，我不敢把他们拆开。我爱西迪，本想让他在我和纳尔第中选择一个。但我又没有这个勇气。因为我不愿使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因为我而悲怆。

于是，我从容地作出了决定：离开他们俩。实际上，我伤了三个人的心：西迪、纳尔第和我自己。我离别了母亲，独自去万隆。在一家儿童服装厂，我找到了工作。自那时起，我避开亲友，过着安定的生活。昔日初恋时的甜蜜和幸福已与我一刀两断。我也不急于考虑自己的前程。我还年青嘛，才二十三岁。我以宽广的胸怀和镇定自若的心情展望未来。

自从那天晚上与维加重逢后，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等着他。另外有几个朋友邀我晚上一起外出，我都一一谢绝了。我一人静静地呆在宿舍里，充满柔情地等待着维加的光临。

可是他没有来。一个月过去了。孤独苍凉之感逐渐笼罩我的心。我开始忐忑不安，别人究竟对我干了些什么呢？可是，我不忍心从坏处去想维加。

一天，我刚上日班归来，还没吃饭，就听见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打开门，门外站着的是维加。他背着阳光，以充满歉意的语调对我说：

“我走时，来不及告诉你。我父亲得了重病。”

“可是你也没写信给我。”我直率地表示自己的不满。

“我不知道你确切的地址。”

我们俩相互对视。我发现他面色苍白，显得相当疲惫。

我总盼着他能告诉我许多事情，但他今天的双唇铁青、僵硬。突然他那笨重的手把我拉到他的怀里。

“爸爸怎么样啦？”我问道。

“还病着呢。不过，我必须回空军基地。同时，我需要与你见面。”他说道。

在他的怀里，我感受到他对我的一片依恋。他充满深情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少不了你。”他又一次对我说。

我低下头。这时，我并不感到内心有什么感情的冲动。刹那间，我怀疑自己究竟还有没有与男性恋爱的情欲。维加是那么热情，身体又那么壮实，具有女子所追求的男子汉气概。如今，他因需要我而来到我的身边。我理解他的感情。于是，我亲热地吻他的双颊，可是他依旧紧紧搂着我不放。

“我不知道你是否爱我。但我想说，自从我们过去同住一个城市时起，我就认为，你将成为我的妻子。”

“你那么肯定吗？”

“即使你不爱我，我们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共同点。我们